

排着长队看莫奈原作

《日出·印象》中国首展

艺术史上著名的“印象派”绘画的名称,来自法国画家克劳德·莫奈《日出·印象》。这幅影响世界艺术史进程的作品,吸引着世界各地的粉丝前往巴黎一睹芳容。如今,这件作品真迹远渡重洋抵达上海,开启印象派开山之作《日出·印象》的中国首展。昨天下午在中山东一路1号艺术博物馆(Bund One Art Museum)三楼与中国观众隆重见面。

昨天下午3点,外滩与延安路街头交叉口,排起了长长的队伍,观展的盛况还原出6年前莫奈原作“睡莲系列”首次到上海展出的热闹。“6年里,我每天牵挂着《日出·印象》这件作品,希望把它引入中国展览。”两个展览的主办方天协文化董事长谢定伟在开幕式上说。

最重要的这件作品安排在展厅深处的玻璃柜中。莫奈所绘的勒阿弗尔港,是法国北部的一个港口,作为杂货商的儿子,莫奈在那里度过了童年。画面显示一轮橘红色的朝阳,正从海面懒洋洋地升到天空中。那火红的圆球的光亮,不足以驱散蓝色雾霾,雾霾笼罩在行驶的货轮和摇着船桨的小舟上,在寒冷的清晨,在紫色的海面上洒下一片橘色的反光,除此以外,没有更多细节的描写了。这就是艺术家看见港口一景后留下的印象。

此次展览突破了以往画展的普遍表现形式,创造性地采用了现代科技投影方式打造的光影互动体验展区,从视觉、听觉以及空间体验感等全方位重现了这幅旷世杰作背后的创作故事。沉浸式展区会随着时间的推移不断地变换空间,化为一望无垠的海港,乘风破浪的船只、抑或是冉冉升起的红日,世间的一切都在朦胧和缥缈的变化中。观众能够身临其境地感受到印象派绘画精髓与高科技的融合,尽情地畅游在莫奈的梦幻世界。

“连疫情都没有阻隔这件作品与中国观众见面”。在上海已隔离了14天的法国马摩丹莫奈博物馆的负责人评论道。法国巴黎马摩丹莫奈博物馆是全世界收藏莫奈作品最多的博物馆,其莫奈藏品绝大部分来自于莫奈儿子米歇尔尔的捐赠,他向该博物馆捐赠了超过100幅作品以及莫奈的故居和吉维尼花园。

此次展览以《日出·印象》为主题,展出了47件作品,其中有9幅借展于法国巴黎马摩丹莫奈博物馆馆藏的莫奈油画作品。9件莫奈的作品中,除了马摩丹莫奈博物馆的镇馆之宝,也是现代艺术的开山之作《日出·印象》之外,还有《伦敦查灵十字桥,雾中烟云印象》《帆船,夜晚印象》《特鲁维尔海滨》《海滩上的卡米耶》等莫奈经典力作。

“莫奈《日出·印象》展”由上海新华发行集团有限公司、上海天协文化发展有限公司携手法国巴黎马摩丹莫奈博物馆联合主办,法国驻上海总领事馆、上海市对外文化交流协会、上海报业集团大力支持。

展览至2021年1月3日结束。

本报记者 乐梦融

莫奈《日出·印象》开展现场

诞生之初曾被群嘲

《日出·印象》背后的故事

这幅尺幅不大的《日出·印象》,为何被尊为整个印象画派的开山鼻祖?它在诞生之初为何饱受嘲讽?在作品的旁边,通过多媒体展陈,将这个非常有名的艺术故事,再一次告诉中国观众。

1874年,一批进不了法国最高规格美术展览——沙龙展的落选画家,因为心里气不过,也为了更好地谋生,于是莫奈和他的朋友们组织了一场表示抗议的联合展览,莫奈给自己选送的这幅在法国勒阿弗尔海港画的油画取名叫《印象》。沙龙展中落选画家还有保罗·塞尚、雷诺阿、马奈、德加、毕沙罗等,今天都已经是传世的大师,当年只是触碰了学院派界限的青年人。

在莫奈之前,学院派的作品永远是那些高度完美的古典绘画,而莫奈的《日出·印象》的成品看上去好像一张草图。展览举办后,莫奈他们收到了来自艺术记者勒罗伊的嘲讽:“没成型的墙纸也比这个成熟。”“就是一个印象。”很快,评论家对莫奈说的那些刻薄话激起了很大浪花,但毒舌没有能够剿灭莫奈和他的朋友们。

这群年轻画家的勇敢不羁、颠覆创新,最终覆盖了学院派前辈的挖苦,彻底更改了西方艺术的审美,推动了美术观念和绘画技法的革新——今天我们已经知道,画画不是越像照片越好,可以用断续的画笔,可以描绘现代题材(一个正在作业的港口),可以把光线效果放在任何图像的细节上,更重要的是,观众可以去体验绘画,而不是仅仅用眼睛观看。

印象派是西方绘画史上具有划时代意义的艺术流派,而法国艺术家克劳德·莫奈的《日出·印象》作为印象主义绘画的开山之作,在莫奈的作品乃至整个印象派中都是无与伦比的。

本报记者 乐梦融

评弹剧 让评弹多了一种可能

疫情期间诞生的评弹剧《医圣》走过了5个多月的时间日前与观众见面。这是上海评弹团在形式上进行的一次大胆创新,和过去的书戏不同,评弹剧是和大剧场、大制作融合的一次探索。昨天,业内专家汇聚在文艺会堂热议评弹新形式,争相为这个“新生儿”的未来发展建言献策。

看着评弹剧从无到有,上海评弹团团长高博文诉说了过去半年的心路历程:“我们一直在想,新时代怎么肩负使命把这个古老的艺术传承给下一代、普及给更多年轻观众。”于是,评弹演员从“个体户”变成了“合作社”,除了中青年响档,多达二三十位年轻演员加入到了演出里,演员站起来说表,从“半身运动”过渡到了“全身运动”。

对于评弹剧是否还是评弹,专家们对于这样的形式接受度较高。上海市文艺评论家协会副主席胡晓军认为,评弹剧这个样式能够吸引很多“小白”走进剧场,但是他同时也直言,由于题材的问题以及呈现方面的问题,让目前的作品在吸引年轻受众方面不是很乐观。在评弹剧《医圣》中,评话演出吴新伯担任的说书人串联起了整场评弹剧。文艺评论家戴平认为,要发挥评弹原有的特点,除了说书人的说之外,演员也应该发表议论,而不是纯粹的表演。

评弹剧的探索才刚刚走出了第一步,文艺评论家荣广润认为,既然要搞评弹剧,题材本身的戏剧性就要加强,如果缺乏戏剧性,这个评弹剧就会很空、抓不住观众,“适当加强戏剧性,能使这部作品更有内涵,也更有内在的艺术力量”。虽然《医圣》是一部中医题材的作品,也可以做到戏剧冲突强烈,有专家以《甄嬛传》打比方说,如果少了麝香、红花、苦杏仁这些中药材,《甄嬛传》中戏剧冲突的精彩程度恐怕要打不少折扣了。

《医圣》还会继续打磨,评弹剧也会创作出更多新剧目。曾有老观众向高博文表达担忧,你们不说书了?怎么改唱戏了?其实,评弹剧只是为评弹多了一种可能,说书依然是评弹最基本的表演形式。高博文说:“把评弹的特色呈现给大家,这才是我们想做到的。”

本报记者 赵玥

评弹剧《医圣》演出现场